

梅赛德斯先生三部曲

梅赛德斯 STEPHEN KING
MR. MERCEDES
先生

〔美〕斯蒂芬·金 著
姚向辉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梅赛德斯先生三部曲

梅赛德斯 STEPHEN KING
MR. MERCEDES

〔美〕**斯蒂芬·金** 著
姚向辉 译

先生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赛德斯先生/(美)斯蒂芬·金著;姚向辉译.
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8
(梅赛德斯先生三部曲)
ISBN 978-7-5321-6774-6

I. ①梅… II. ①斯… ②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51222 号

Stephen King
MR. MERCEDES

Copyright © Stephen King, 2014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, 2018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8-573

责任编辑:秦 静
选题策划:张玉贞
封面设计:陈 晔

梅赛德斯先生
〔美〕斯蒂芬·金 著
姚向辉 译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电子信箱:eslem@public1.sta.net.cn
网址:www.slem.com

总发行 经销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5.5 字数 444,000
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321-6774-6/1·5407 定价:75.00 元

向詹姆斯·M. 凯恩致敬

正午时分，他们把我扔下干草卡车……

目 录

- I 灰色梅赛德斯 /1
- II 退休警探 /13
- III 黛比的蓝雨伞下 /89
- IV 毒饵 /169
- V 召唤死者 /261
- VI 游乐场之吻 /353
- VII 公告 /475
- VIII 蓝色梅赛德斯 /479
- 后记 /489

/

I 灰色梅赛德斯

2009年4月9日至10日

奥吉·欧登科克有一辆九七款的达特桑，虽说已经跑了很多里程，但车况尚好，不过汽油那么昂贵，对他这个失业者来说尤其如此，而市民中心又在镇子的另一头，因此他决定搭乘当晚最后一班巴士过去。十一点二十分，他走下公共汽车，背着背包，一条胳膊底下夹着卷成团的睡袋。等到凌晨三点，他肯定会庆幸自己带上了羽绒睡袋。夜晚雾气弥漫，凉飕飕的。

“祝你好运，朋友，”他下车时司机说，“光是因为第一个到，你就应该有点什么收获。”

但他并不是第一个。一条宽阔而陡峭的车道通向大礼堂，奥吉爬到最顶上，赫然发现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在并排大门前等待了，有几个站着，大多数坐着。地上摆着铁柱，拉起了**请勿跨越**的黄胶带，围成迷宫般折来折去的通道。奥吉在电影院和他账户现已透支的银行见过这阵势，明白这种布置的用意：在尽可能小的空间内塞下尽可能多的人。

求职者很快就会像跳康加舞似的排成长龙。他走向队伍末尾，排在最后的是个女人，他诧异而厌恶地看见她背上的婴儿背袋里有个体熟的婴儿。婴儿的面颊冻得绯红，每次吐气都会响起微弱的牙齿打架声。

女人听见奥吉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走近，她转过身。她很年轻，虽然顶着两个黑眼圈，但还算漂亮。她脚边是个垫着被褥的携行袋。奥吉心想那大概就是婴儿的维生系统。

“你好，”她说，“欢迎加入早起的鸟儿俱乐部。”

“希望咱们能抓到虫子，”他答道，心想管他娘的，向她伸出手，

“奥古斯特·欧登科克。叫我奥吉。我最近被减员了。这是‘我被炒鱿鱼了’的21世纪说法。”

她和奥吉握手。她握得很有劲儿，毫不羞涩。“我叫珍妮丝·克雷，带给我快乐的这个小包裹是帕蒂。我大概也是被减员了吧。我以前是蜜糖高地一个大户的管家。他，呃，有一家汽车经销店。”

奥吉做个鬼脸。

珍妮丝点点头：“对，我知道。他说他很抱歉，不得不辞退我，但他们也只能勒紧腰带过日子了。”

“最近这种事很常见。”奥吉说，心想：你就找不到人帮你看孩子吗？一个人都找不到？

“我没办法，只能带着她，”珍妮丝不需要会读心也知道他在想什么，“实在找不到人。真的，一个人都找不到。我那条街上有个姑娘，但就算我付得起钱，她也没法待一整夜，再说我也没那个钱。要是再找不到工作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“你父母不能收留她吗？”奥吉问。

“他们住在佛蒙特。我又不傻，当然想带着帕蒂回家，那自然好。可惜他们也有自己的麻烦事。老爸说他们的屋子快泡汤了——不是字面意思，没有发洪水什么的，是财务问题。”

奥吉点点头。最近这种事也很常见。

几辆车驶上陡坡，从马尔伯勒街而来，奥吉就是在那儿下公共汽车的。车辆左转，拐进停车场，停车场此刻空荡荡的，到天亮时无疑会停满车辆……离第一届全市年度求职大会开门还有几个小时。这些车没一辆像是新车。司机停好车，基本上每辆车都下来了三四个求职者，他们走向礼堂大门。奥吉不再排在队尾。队伍就快排到第一个折返处了。

“假如我找到工作，就能请个保姆，”她说，“但今晚我和帕蒂只能将就着过了。”

婴儿发出咽喉炎的咳嗽声——奥吉只当没听见——在背袋里翻个

身，又安静下来。至少婴儿裹得挺严实，甚至戴着小小的连指手套。

孩子比大人更苦，奥吉不安地想。他想到黑风暴，想到大萧条。好吧，最近的萧条对他来说已经够大了。两年前还一切都好，虽说没到可以大手大脚花钱的地步，但至少收支平衡不成问题，大部分月份到最后还能存下一点儿。现在一切都进了粪坑。有些人对钱做了什么手脚。他搞不懂。他以前是大湖运输公司的办公室小职员，只会整理发票，用电脑安排船舶、火车和飞机的航程。

“人们看见我带着婴儿，会认为我不负责任，”珍妮丝·克雷烦闷地说，“我知道，我已经看见大家的表情了，也看见你的表情了。但我还能怎么办呢？就算我们街上那姑娘能待一整夜，也要花我四十八块。四十八块！我好不容易凑出下个月的房租，要是请个保姆，我就一穷二白了，”她微微一笑，在停车场的高压钠灯照耀下，奥吉看见她的睫毛上挂着泪珠，“瞧我在瞎说什么。”

“没必要道歉——假如你是这个意思。”队伍已经转了一折，回到奥吉所在的位置。姑娘说得对。他看见许多人正盯着背袋里沉睡的婴儿看。

“哦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是个没工作的单身未婚母亲。我想向每一个人为每一件事道歉。”她转身望着并排大门上方的横幅。大字写着上千职位保证供应！底下是“我们与市民同在！”——拉尔夫·金斯勒市长。

“有时候我想为哥伦拜恩^①道歉，为9·11道歉，为巴里·邦兹^②用类固醇道歉，”她发出有点癫狂的吃吃笑声，“有时候我甚至想为航天飞机爆炸道歉，虽说那会儿我还在学走路。”

“别担心，”奥吉对她说，“你会好起来的。”有时候你只能说说这种话。

① 1999年4月20日，科罗拉罗州的哥伦拜恩高中发生枪击案，死亡十三人。

② 巴里·邦兹（Barry Bonds，1964— ），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。

“我只希望天气别这么潮湿。我把她裹得严严实实的，免得夜里太冷，但潮湿……”她摇摇头，“我们能熬过去的，帕蒂，对不对？”她对奥吉露出绝望的微笑，“千万别下雨。”

确实没有下雨，但天气越来越潮湿，到最后他们甚至能在钠灯的强光中看见微小的水珠挂在半空中。排到半夜，奥吉发现珍妮丝站着睡着了。她歪着身子，肩膀耷拉下来，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面颊上，下巴就快贴到胸骨。他看看手表，看到这会儿是三点差一刻。

十分钟后，帕蒂·克雷醒了，开始啼哭。母亲（她的娃娃母亲，奥吉心想）一惊，发出马匹般的响鼻声，抬起头，手忙脚乱地想把婴儿从背袋里取出来。刚开始孩子怎么都出不来，她的两条腿卡住了。奥吉伸出援手，抓住两侧的背带。帕蒂获得自由，啼哭变成号哭，奥吉看见粉红色小上衣和配套的帽子上洒满了水珠。

“她饿了，”珍妮丝说，“我可以给她喂奶，但她还尿了，我隔着她的裤子都能摸到。天哪，我没法在这儿给她换尿布——你看现在的雾多浓啊！”

奥吉心想，不知道是哪位爱开玩笑的神祇作怪，安排他排在这女人背后。他又心想，天晓得这女人会怎么活过她的余生——完整的一辈子，而不是接下来要为孩子负责的十八年。在这么一个晚上出门排队，却只带了一袋尿布！她活得该是多么绝望啊！

他的睡袋就放在帕蒂装尿布的口袋旁边。他蹲下来，扯开系带，铺开睡袋，拉开拉链。“躺进去吧。你暖和点儿，也让她暖和点儿。你要什么东西我递给你。”

她盯着奥吉，怀抱不停蠕动的号哭婴儿：“你结婚了吗，奥吉？”

“离了。”

“有孩子吗？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？”

“因为碰上了呗。”他说，耸耸肩。

她盯着奥吉又看了一会儿，左思右想，最后把婴儿递给他。奥吉伸直胳膊抱着婴儿，望着通红的愤怒小脸、小小的朝天鼻上挂着的鼻涕珠子、法兰绒连体服里乱蹬的两条腿，他不禁看得入迷。珍妮丝钻进睡袋，举起双手：“给我吧，谢谢。”

奥吉把婴儿交给她，她拱进睡袋深处。队伍已经折返了两次，两个年轻男人盯着她看。

“哥们，别瞎看。”奥吉说，他们转开视线。

“能给我一块尿布吗？”珍妮丝说，“喂奶前应该先换掉。”

他单膝跪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，拉开垫被褥的拎袋。映入眼帘的不是帮宝适，而是真正的布片，他先是吃了一惊，但立刻明白过来。布片可以重复使用，也许这女人还不算彻底无药可救。

“我还看见了一瓶润肤露。要吗？”

只露出一团棕色头发的睡袋里响起她的声音：“要的，谢谢。”

他把尿布和润肤露交给她。睡袋开始扭摆和抖动，哭声一时间变得更响了。消失在浓雾中的折返队伍里有人冷冷地说：“能不能让小崽子消停点儿啊？”另一个人附和道：“谁给社会服务部打个电话吧。”

奥吉等在一旁，眼睛盯着睡袋。睡袋终于不再扭动，一只手伸了出来，手里拿着尿布。“能帮忙放到袋子里吗？有个塑料袋专门装用过的尿布，”她从睡袋里望着奥吉，就像洞穴里的鼯鼠，“别担心，不是便便，只是尿湿了。”

奥吉接过尿布，放进塑料袋（侧面印着**好市多**），拉上拎袋的拉链。哭声从睡袋（好多袋子，他想）里传来，又持续了一分钟左右，然后突然停止。市民中心的停车场里，帕蒂开始喝奶。六小时后才会开启的并排大门之上，横幅懒洋洋地翻腾了一下。上千职位保证供应！

是啊，奥吉心想，还有，大量摄入维生素C就不会感染艾滋病。

二十分钟过去了，更多的车辆从马尔伯勒街拐弯上坡，更多的人加入队伍。奥吉估计已经有四百人在排队了。按照这个增长速度，到九点钟开门的时候，保守估计也会有两千来号人入场。

要是麦当劳请我做煎炸帮工，我会接受吗？

多半会。

沃尔玛的迎宾员呢？

哦，很可能会。满脸堆笑，您好您好？奥吉觉得野地里的迎宾工作他都愿意做。

我擅长和人打交道，他心想，哈哈大笑。

睡袋里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他说，“哄你的孩子吧。”

“我在哄呢。”声音里有笑意。

三点半，他跪在地上，掀开睡袋的翻盖，向内望去。珍妮丝·克雷蜷成一团，睡得很香，婴儿贴着她的胸部。他不禁想起了《愤怒的葡萄》。书里的那姑娘叫什么来着？最后照顾那男人的姑娘？某种花的名字，他心想。莉莉？不是。潘茜？肯定不是。他想拢起双手放在嘴边，扯开嗓门问人群，谁读过《愤怒的葡萄》？

他再次站起身（想到荒谬之处，忍不住笑了），终于想到了那个名字。萝丝。《愤怒的葡萄》里的姑娘就叫萝丝。但不只是萝丝两个字，而是夏朗的萝丝。听起来很像圣经人物，不过他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，因为他从来就不怎么喜欢读圣经。

他低头看着睡袋，他本打算在睡袋里度过深夜的这几个钟头。他想到珍妮丝·克雷的话：她想为哥伦比亚、9·11和巴里·邦兹道歉。也许她还可以顺便揽下全球变暖的责任。也许等事情结束，他们都找到了工作——或者没找到，没找到的可能性更大——他可以请她吃早饭。不是约会，绝对不是那种饭，只是吃点炒蛋和培根充饥。吃过饭，他们就一辈子再也不见面了。

更多的人来了。队伍已经排到铁柱和居高临下的请勿跨越胶带圈出的折返终点。排队区满员后，队伍开始向停车场延伸。让奥吉吃惊和不安的是这份寂静，就仿佛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任务注定失败，只是在等待正式的确认。

横幅又懒洋洋地翻腾了一下。

雾气越来越浓。

快五点钟的时候，奥吉从瞌睡中惊醒，跺着脚让自己暖和过来，发现难看的铁灰色光线已经点亮四周。全世界再也没有比此刻更不像诗歌和彩色老电影里“玫瑰红手指”般的黎明^①了。这是黎明的反面，潮湿而苍白，仿佛死了一天的尸体的面颊。

他看见市民中心礼堂慢慢现身，展示着20世纪70年代俗气而堂皇的建筑风格。他看见耐心等待的队伍折返了二三十次，队尾消失在浓雾之中。这会儿有人在闲谈了；一个穿灰色工作服的勤杂工穿过位于并排大门另一侧的大堂，有几个人发出讥讽的欢呼声。

“外星球发现了生命！”之前盯着珍妮丝·克雷看的一名年轻人喊道，他叫凯思·弗里亚斯，很快，他的左臂将被扯离身体。

俏皮话惹来不咸不淡的笑声，人们开始交谈。夜晚终于过去。弥散的天光并不特别鼓舞人心，但总比刚刚过去的漫长黑夜强那么一点儿。

奥吉又在睡袋旁跪下，竖起耳朵倾听。他听见了规则的轻微鼾声，不禁微笑。他对珍妮丝的担忧也许只是瞎操心。肯定有人靠陌生人的善意熬过难关，甚至过上了好日子。此刻带着婴儿在他的睡袋里呼呼大睡的年轻女人大概就是其中之一。

他忽然想到，他和珍妮丝·克雷可以扮成一对儿去求职。这么一来，婴儿象征的就不再是不负责任，反而是齐心协力了。他不敢打包

^① “玫瑰红手指般的黎明”出自荷马所著《奥德赛》第二卷。

票——人性这东西对他来说是个谜——但他觉得有这个可能性。他决定等珍妮丝醒来后把这个点子说给她听听，看她有什么想法。他们不能声称是夫妻，因为她没有戴婚戒，而他三年前就摘掉了婚戒，但他们可以声称是……现在时兴的叫法是什么来着？伴侣。

汽车继续从马尔伯勒街拐弯开上陡峭的斜坡，每隔一小会儿就是一辆。很快就会有人搭早上第一班公共汽车而来了。奥吉很确定首班车是六点钟。浓雾弥漫，车辆只是车头灯和挡风玻璃后的模糊黑影。有些司机看见已经在等待的庞大人群，气馁之下掉头而去，但绝大多数车辆还是继续前进，驶向为数不多的剩余车位，车尾灯渐渐消失。

奥吉注意到一辆车既没有掉头，也没有驶向停车场的最远端。它的车头灯亮得出奇，两侧还有黄色的雾灯。

高亮度车头灯，奥吉心想，梅赛德斯-奔驰。奔驰车来求职大会干什么？

他猜那是金斯勒市长，前来向早起的鸟儿俱乐部发表演讲，赞扬他们的进取心、他们“起而行”的美国传统精神。假如真是这样，奥吉心想，坐着梅赛德斯（哪怕是旧车）来也未免有点品位堪忧。

排在奥吉前面的一位老先生（韦恩·维兰德，他的尘世生命只剩下最后几秒钟了）说：“那是奔驰吗？看着像是奔驰啊。”

奥吉正想说当然是，梅赛德斯的高亮度车头灯绝对不会认错，就在这时，模糊车影里的司机按响了喇叭——不耐烦的一声长鸣。高亮度车头灯比刚才更亮了，从悬浮半空中的水珠雾气里切出两个晃眼的白色光锥，轿车像是被不耐烦的喇叭声驱策着向前猛扑。

“喂！”韦恩·维兰德诧异地说。这是他的临终遗言。

轿车加速，径直冲向求职者最密集的区域，禁止跨越胶带缠在车身上。有些人企图逃跑，但只有人群边缘的幸运儿能挣脱出去。靠近并排大门的那些人，真正的早起鸟儿们，根本没有半点机会。他们撞在铁柱上，铁柱翻倒，他们和胶带纠缠在一起，彼此推搡。人群前后涌动，掀起一波波激动的浪潮。年纪最大和最小的纷纷倒下，遭到众

人践踏。

奥吉被重重地推向左侧，绊了一下，刚站稳就被推向前方。乱飞的胳膊肘砸在他右眼下方的颧骨上，国庆焰火顿时充满了右侧视野。他的左眼看见梅赛德斯不像是从浓雾中冲出来的，更像是在浓雾里诞生的。一辆巨大的灰色豪华轿车，似乎是 SL500，有十二个气缸的型号，十二个气缸此刻齐声尖啸。

奥吉被推搡得跪倒在睡袋旁，他想站起来，一瞬间挨了不知道多少脚：胳膊上、肩膀上、脖子上。人们在惊叫。他听见一个女人喊道：“当心，当心，他没有刹车！”

他看见珍妮丝·克雷从睡袋里探出脑袋，困惑地眨着眼睛，他再次想起在洞口伸头张望的羞怯鼯鼠。鼯鼠女士的头发睡得乱成一团。

他手脚并用向前爬，趴在睡袋和里面的女人和婴儿上，像是这样就能保护她们，不受两吨重的德国机器伤害。他听见人们惨叫，大型豪车逐渐接近的引擎轰鸣几乎淹没了惨叫声。有人恶狠狠地踢了他后脑勺一脚，但他几乎没有感觉到。

他有时间去想：我要请夏朗的萝丝吃早饭。

他有时间去想：也许司机会打方向盘避让。

若想要活下去，那大概是他们最好的机会，恐怕也是唯一的机会。他抬头想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视野却被巨大的黑色轮胎吞没。他感觉到女人的手攥紧他的胳膊。他有时间去想：希望婴儿还没醒来。然后，他的时间用完了。

